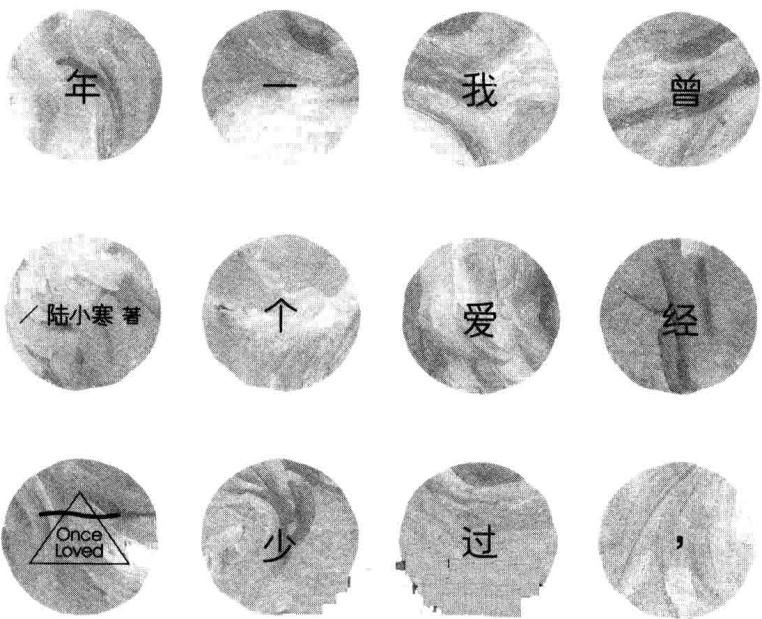


# 曾 经 ， 我 爱 过 一 个 少 年

爱情是愿赌服输，  
你不要怕，  
也不要哭。  
——  
只有在最不懂爱的年纪，  
才有浪掷的勇气，  
张牙舞爪地说爱一个人。

／ 陆小寒 著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经，我爱过一个少年 / 陆小寒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113-5697-0

I .①曾… II .①陆… III .①言情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5827号

---

## 曾经，我爱过一个少年

---

著 者：陆小寒

出 版 人：方 鸣

责 任 编 辑：芷 晴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9.5 字数：195千字

印 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5697-0

定 价：36.8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010) 82068999 传真：(010) 82069000

网 址：[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 - m a i l：[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 目 录



那一年的北京美得像北平

命运帮她收了场 ▼ 013

岁月忽回头 ▼ 024

少时爱如心脏，老来不过盲肠

▼ 034

悲伤的兽性 ▼ 045

江州司马青衫湿

▼ 057

一艘1900的船 ▼ 067

# 目 录

Chapter **2**



你是我不愿脱离的习惯

140

她很好

128

像麦子一样爱过一个人

117

五道营的胡同很寂寞

108

不可摧毁的永安街

100

她的圆明园被一把大火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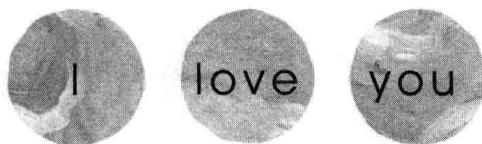
089

旧日繁花如梦

078

如需更多书或进阶读，可联系作者：微信

# 目 录



3 Chapter

曾少年	最好的时光	爱情由奢入俭难	停弦渡风雪归人	最好金龟换杯酒	小武	江上故人老
v 205	v 197	v 189	v 178	v 167	v 159	v 148

# 目 录

Chapter **4**



后记 我们气象峥嵘地爱过	▼ 293	漫长的心动	▼ 283	在这世上感觉被爱	▼ 272	乘喷射机离开的女孩	▼ 260	最好的告别	▼ 250	大寒尚有蝉	▼ 238	莫失莫忘	▼ 226	再见，少年	▼ 218
--------------	----------	-------	----------	----------	----------	-----------	----------	-------	----------	-------	----------	------	----------	-------	----------

Chapter  
1

I want you

深爱一个人的短暂机缘和深深了解一个人的漫长情谊，若是你，  
愿意得哪一样？



### · 那一年的北京美得像北平 ·

我们气象峥嵘地爱过，也偃旗息鼓地败北。

2009年的时候，我和江东在北京，最穷的时候，冬天那么难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一张薄薄的电热毯，一台300瓦的取暖器，一人一台旧笔记本电脑。我缩在床上，他蜷在二手市场买来的旧沙发里，舍不得点灯，就着取暖器明黄的光，手指像飞奔的马蹄，嗒嗒嗒地写着几乎卖不出钱的剧本。

我们还有一口烧蜂窝煤的炉子，到了饭点的时候江大厨就要出马，切一棵水灵灵的大白菜，放几片腊肉，再下两把面条，搁两个鸡蛋，捞出来滋溜滋溜吃得倍儿香。日子是真的苦，好在年轻，又是在北京，皇城底下，穷也穷得底气十足。

冬天快过去的时候，江东买了一块抹茶蛋糕，上面插一根蜡烛给我过生日，二十四岁，我嘴里含着甜蜜的蛋糕仰着头向我最爱的人许愿。我说：“我希望有一天可以住上有暖气的屋子，每周有蛋糕吃，每天都可以见到你。”

他把手搭在我的脑袋上，学上帝老头儿说：“我知道了，不久就会实现。”

我踮起脚，吻了吻他的额头。

那时候很多事都能令我们快乐，比如一个早春午后，阳光好得把所有在胡同里冬眠了几个月的人们都晒了出来，大家像晒棉被一样舒服地晒着自己。我和江东混迹其中，用我们的白菜腊肉汤面换来了一个小模特的曲奇饼干和一个内蒙古画家的红茶。我记得那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我和江东在温暖的阳光里懒洋洋地望着彼此，手里捧着红茶，再吃一块香香的曲奇，忘记了寒冷和贫穷，以及生命里所有的冷眼。天空晴朗而高远，槐

树像老人一样慈祥，鸽子在檐上扑棱一下飞走了，沙尘暴还没有来。这样的春天美好得让人忘乎所以。

那个春天结束的时候，我放弃了写剧本，成功应聘，在一个法国人开的外贸公司当翻译。我们趿着人字拖去秀水挑了一套看上去很不赖的正装，还下了次馆子小酌用来庆祝。散步回来的路上玩踩影子的游戏，走走停停也拉开了一段距离。江东站在原地等我，冲我喊：“赵朗，好好干。”

我说：“江东，你也是。”

起初工作的那几个月我们的生活温馨而井然有序，每天早晨我都可以带一个江东连夜做好的便当去公司，穿戴整齐后拎着高跟鞋再悄悄地折回来，江东还在睡觉，但会迷迷糊糊地亲我一下。

下班回来倒两班地铁，虽然饿得饥肠辘辘，可是一推开门就会有可口的饭菜等着我。吃完晚饭我们会在胡同里遛弯儿，江东和我讲一讲他新写的东西，我会说公司里的八卦作为交换。

每个月我们会去小剧场看几次话剧，在麦当劳吃一个巨无霸然后睡眼惺忪地坐在末班地铁上，我的脑袋不停地低下去，江东眼疾手快地捧住，把我抱在他怀里睡。

那时候我们是那么快乐。2010年的冬天，我们搬进了一间有暖气的一居室里，虽然房子有些年头，交通也不便，但是有暖气就弥补了一切。那些冷得滴水成冰的夜晚里，我头枕在江东的腿上，听着暖气管里咕噜咕噜的水声，好像炉子上一锅煮得奶白奶白的鲫鱼汤。我问江东：“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他把一颗珍贵的、用热水泡过的草莓塞进我嘴里，“很快很快。”

我的工作很受法国老板的赏识，他给我加了一次薪水，我的工作理所当然地重了很多，不仅做翻译，还兼了一部分接单员的活，为此我不得不一次次加班。舍不得出去吃晚饭，只是去Seven-Eleven买一个半价的便当加热一下应付了事。

江东还是很不顺利，搜肠刮肚写出来的剧本依然没有人要。

为了贴补家用，他不得不去接一些他不喜欢的活，比如为一个成功商人写一些歌功颂德的采访稿，或是写一些惊险诡异毫无逻辑可言的悬疑小说，像旧时沽字买酒的落魄文人，这样的现状令他焦虑而绝望。我也是在无数次争吵、分手、复合、互相折磨以后才恍然想到，那些我疲于工作赚钱不在家的白天和夜晚，江东一个人在空空落落的家里，他是如何度过那些黯淡的时光的。

就像他后来说的：“赵朗，你一个人跑得太远了。你总说我们分手是

因为钱，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根本不是这样的。2009年的时候我们最穷，却是最最快乐。”

这样的生活令我看不到希望，我变得越来越焦虑，并且把这种焦虑全都发作在江东身上，挑剔他做的饭菜难吃，在半夜写稿影响我睡觉，甚至他抽几元一包的香烟都被我斥责为不懂事，我把烟揉碎了扔进垃圾桶，把自己锁在厕所里哭。我害怕这样的生活，这样日复一日挣扎着、奋力地保护着我们的小生活。

江东在门口轻轻叩了叩门：“赵朗，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

这样的话令我更加难过，我打开淋浴洗澡，倾泻而下的热水落在我的身上，覆盖了江东在门外说的话。

我走出去时，家里空无一人，江东不知去哪儿了，但是电热毯已经开好。我摸着温热的床，想到我对江东的苛责，又是愧疚又是心疼，和衣躺在床上等他回来，迷迷糊糊睡着了，感觉有一双手轻轻地拢着潮湿的头发，电吹风柔柔地呼出热风。我抱住江东向他道歉、认错，他也原谅了我。

我们都以为以后我们可以好好过日子，然而当生活所有的重担全都压在我身上时，我变成了一个脾气糟糕随时会面目狰狞发火的女人。我们进入了一个死循环，我总是不停地伤害江东，再苦苦求他原谅，求他回来。

最后，我们都精疲力竭，江东看我的眼神，恐惧多于爱意，他颓丧地低下了头。

“赵朗，我是你的爱人，不是你养的狗。”江东执意搬回以前我们住的那个旧胡同，他说他在我身边的时候焦虑不安，暂时分开一阵儿可能对谁都好。

“赵朗，也是再让你想明白，你是真的爱我还是只是习惯了和我在一起。”

江东刚搬出去的那一阵儿，我总是在夜里恍惚听到他一个人在本子上沙沙写故事的声音，半夜哭醒他不在身边，一床清冷的月光。我鼓起勇气打他的手机，显示是停机，为他充值了再打过去，他已经关机了。我不知道我们这样算不算分手。

我的法国老板吕比安请员工聚餐，在新开的日本料理自助，我心中郁闷，一杯杯喝着甘醇的清酒，想起从前喝醉时我总爱紧紧地抓着江东的手。悲从中来，躲去厕所哭。出来的时候吕比安正好在门口，扶了我一把。送我进包厢前他凑在我耳边用法语说：“你今天穿内衣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你的胸形可真美。”

我面红耳赤，又不敢当场发作，坐回人群中，只能任由胸口一团怒火

不停地烧，又是委屈又是害怕，手紧紧握着手机，打给江东，他挂掉了我的电话。

散了场，我打车去找江东，深夜走在那条逼仄的小巷子里，所有前尘往事一幕幕在眼前淡入又淡出。我以前给江东做过一个心理测验：一串葡萄你怎么吃，是先吃最甜的还是先吃最酸的。江东选择后者，而我选了前者，所以江东有希望，我只拥有回忆，而回忆是无济于事的。

江东不在家。我在门口坐着等了很久，直到凌晨三点。那些期待、失落、绝望的心情都一点点蒸发干净了。我也终于承认，我和江东就像是被命运偶然捡进同一个口袋里的两颗石子，后来走散了，就再也没有那样的运气回到同一个口袋。

我没有辞职，相反利用吕比安对我的一丝好感在职场发展得更加好。一年以后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采光极好，冬天就像泡在阳光里。也可以定期去THANN做SPA，闻着令人感到幽静的泰国木香，恍惚想起胡同里的春日。很多人羡慕我，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走在钢索上的人，我依靠了最不值得依靠的东西，因而更加拼命地工作，加班至深夜从写字楼走出来，下起了大雪，路灯下看得真切，天空裂开来，亿万个碎片从苍穹掉落下来，美不胜收。但是不敢多看，太凄凉了。

拦不到出租车，我索性抱着手臂在路灯下慢慢地走，不自觉哼起了歌：“我要飞翔在你每一个彩色的梦中，路遥远，我们一起走……”这样的天寒地冻，我也没有哭。

我只是想念江东，提了一袋啤酒去看他。这一年我们断断续续有联系，江东也渐渐好起来，写了两部不错的话剧，在大学生中很受欢迎，大家喊他江老师。他仍住在我们从前的小胡同里，我去的时候，他和几个学生在排话剧，席地而坐，人人抽着烟提神。江东的身边有个娇小的女孩，手中捧着一杯热茶，一张没有被名利洗过的脸。我在门口静静看着，觉得我和这样的景象、这样的世界阔别很久，我突然就不敢进去了，把啤酒放在门口，轻手轻脚地走了。

我想起我最爱江东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要趴在他的胸口，听着他的呼吸才能安心睡着。这些江东不会知道，就像我也不知道，在那些吵得面红耳赤的夜晚，他总会在我睡着以后抱一抱我，说他爱我。

2013年，江东决定回老家，我去火车站送他，令我有些意外，那个娇小的女孩没有和他一起回去。我没有问，因为已经没有资格再问出口，只能似旧日好友一样珍重地抱一抱他。他问我：“赵朗，你想一起回去吗？”我摇了摇头，我不是从前的赵朗了。

江东离开北京以后，我突然觉得这座城市空了，我告诉自己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失眠厌食，早上起来头发一抓掉一大把。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明白江东对我的意义，我们可以分手，可以很少联系，只要他在，我就觉得身后有一条退路。可是江东一走，我懂得了一个女人，从头到尾，从生到死，物质到灵魂全攥在自己手里是多么恐惧。

以前我听说北京有很多白领死于车祸。他们打扮得光鲜亮丽，匆匆走出家门，“嘭”一声，就烟消云散了。有一天清晨，我就站在街头亲眼目睹了一场车祸，那个女孩跑得比我快一步，为了和我抢同一辆出租车，就在几秒间，被对面开过来的一辆车撞飞出几米远，血渐渐漫出来，场面惊骇。她竟是替我踏上了死途。我站在烈日下心有余悸，害怕惊恐到极点，喘不上气来。我突然感到了生命的荒谬，它像一根钢针戳穿了我。

我坐在路旁许久许久，没有去公司，而是直接掉头去了火车站。

我决定去找江东，搭火车，再换长途车，后半夜起了台风，风在车厢里灌进来又灌出去，气势汹汹。我一直紧紧握着双手，浑身僵硬得像一尊石像。

你们热衷看电影的话，知道这一幕千山万水，押着全部身家奔赴的场面之后大抵跟着意外。是的，不过现世安稳，谁都没有死。只是对江东来说我就是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他和那个站在他身边捧一杯热茶的女孩的平静生活。“我差一丁点儿就死了，劫后余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来找你。”这话到嘴边硬是被我吞了回去。